



高冷学长×美貌校花
高颜值学霸的甜宠日常

渺渺何所思

MIAO
MIAO
HE SUO SI

她 天真又世故
他 多疑又深情

人气作者 暖心之作 **风荷游月** 作品

虽不能穿越时光遇见你
却可以义无反顾守护你



毕竟，我的世界，有你足矣。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渺渺 何所思

风荷游月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渺渺何所思 / 风荷游月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5
ISBN 978-7-5594-1577-6

I. ①渺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9680号

书 名	渺渺何所思
作 者	风荷游月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石 颖 王妍萍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	王妍萍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54 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8年5月第1版,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577-6
定 价	3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目录

001 / 第一章
一见“惊”心

016 / 第二章
有缘“高数”来相会

034 / 第三章
分手费与孤儿院

051 / 第四章
分手风波

069 / 第五章
悄悄我心

084 / 第六章
不能说的秘密

099 / 第七章
明明很心动

114 / 第八章
傲慢与偏见

133 / 第九章
“法官”与“囚犯”

150 / 第十章
第一次甜蜜



目录

- 165 / 第十一章
你不知我意
- 183 / 第十二章
一点点动心
- 201 / 第十三章
时光如蜜糖
- 218 / 第十四章
别离，不期而至
- 236 / 第十五章
只想和你在一起

- 253 / 第十六章
暖暖的，都是爱
- 273 / 第十七章
逃不开的旧时光
- 288 / 第十八章
只想和你在一起
- 304 / 番外一
渺渺何所思
- 309 / 番外二
只为你称臣



第一章

一见“惊”心

医务室人山人海，路渺渺打完乙肝疫苗，穿着一身迷彩服从里面挤出来时，口袋里的电话已经响了三次。

她低头拿出手机，看着闪烁的屏幕，伸出拇指，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挂断。身后人潮涌动，将她挤向一名正走进来的男生。

路渺渺半个身子撞进对方怀里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扶着男生的肩膀，抬头，不好意思地朝对方一笑。

男生看见她的模样，愣住，红着脸磕磕巴巴地说了一声“没关系”。

路渺渺收起笑意，跟随人流走出医务室。找到集合地点时，班长林麓正拿着花名册念到她的名字：“路渺渺——”

路渺渺赶紧把压针眼的棉签扔进垃圾桶，脆生生地答应：“到。”

班长回头，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匆匆走来。

女孩皮肤白皙，漂亮的小脸被太阳晒得微红，双眉秀长，乌黑的瞳仁下是挺翘的鼻梁。一双朱唇饱满红润，像一瓣吸饱水分的蔷薇，嘴角上翘，没有表情也自带三分笑意。她扎着高高的马尾辫，乌黑的长发披在肩头，衬得脖子更加细腻白皙，额头有一点小小的美人尖，整张小脸精致小巧。

哲学系年年都有新生，其中不乏长相漂亮的女生，但漂亮得这么“引人注目”的还是少有。尽管开学的这一周之内，班长已经见过她很多次了，但每次看到，还是会呆上一呆。周围新生都穿着迷彩服，宽大的衣服遮盖了身材上的优点，女孩子们都抱怨嫌弃，唯有她穿得格外好看。

军装套在她纤细柔软的身体上，仍掩不住她灵动的气质，她的一举一

动都好看得赏心悦目。偏偏她不知收敛，看人的时候眼帘轻轻抬起，目光就像柔软的钩子，无意撩拨，却总能勾得你忍不住一看再看。

班长咳嗽一声，慌忙收回视线，若无其事地念下一个名字：

“王鸿升。”

“到！”

“谢家音。”

“到。”

.....

S 大的哲学系是个冷门专业，人很少，名字一会儿就念完。

点完名后，班级解散，路渺渺正要和舍友去食堂吃饭，班长突然走到她面前：“我看过新生入学资料，上面写着你会弹钢琴？”

路渺渺停下，疑惑地看他一眼：“会一点点。”

班长松一口气，接下来的话明显说得轻松多了：“是这样的，过几天学校举办迎新晚会，每个系都要出一个节目。咱们系只有两个班，我和二班班长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出一个合唱节目，需要一名钢琴伴奏，不知道你能参加吗？”

既然是同班同学，班长以为她至少会考虑一下，没想到她歪了歪头，直接说：“不要。”

班长一愣：“为什么？”

路渺渺说：“每天军训都很累了，哪有时间练琴？”军训要求早上六点起床，晚上八点才能休息，与其花那时间练一首不熟悉的曲子，还不如回宿舍好好休息。

而且如果她没记错的话，现在距离迎新晚会只剩半个月，根本来不及。

班长目瞪口呆，没想到被拒绝得这么干脆，他仍不死心：“你可以午休时练……”

可惜路渺渺从不是“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”的好学生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找别人？”

班长说：“系里只有你一个人会弹钢琴。”

路渺渺：“校外的琴房呢？那里也能请到人啊。”

班长吞吞吐吐：“我去问过了，他们要价太高，这笔钱不如留着以后组织班级活动……”

路渺渺：“……”

她露出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，不再出主意，跟上舍友的脚步就要离开。

班长赶紧追上，见说不动她，转而采取怀柔政策：“如果你同意当伴奏，我会向辅导员申请给你加两个课外学分！”

路渺渺脚步停了停，眼珠转动，伸出四根细细长长的手指。

班长不解：“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四分，我才考虑一下。”

四个学分相当于一门主课一个学期的学分，这个条件可谓是狮子大开口。班长一个人不能做主，为难地说：“这个我需要询问辅导员的意见。”

哲学系的辅导员姓王，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单身女，对普通学生严苛，对好学生却格外宽容。路渺渺以全系第一的成绩入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辅导员几乎没有太多考虑，就答应了路渺渺的要求。

于是很快两边达成一致，路渺渺才从班长手里接过合唱曲目的钢琴谱。

合唱的曲子叫《春归》，讲的是冬天大雁南迁、暮春归来的孺慕之情。歌词写得很真诚，演唱起来也很具感染力。路渺渺翻看几遍，不是很难，趁着当天晚上有空，就去了班长借来的音乐室练琴。

音乐室有点老旧，墙壁斑驳，正对门的方向有一扇窗，窗栏上生着厚厚一层铁锈。整个房间只有一台立式钢琴，靠墙而立，一点多余的摆设都没有。琴盖落了一层薄灰，伸出手指轻轻一抹，就留下一道手印。路渺渺也不太在意，反正从小到大她对钢琴的印象就不太美好，如果不是为了四个学分的利益，她根本不会重新弹琴。

拿干棉布把琴身擦了一遍，路渺渺坐在钢琴前先熟悉了一下曲子，再弹了几遍，低头一看时间，已经十点二十分。

宿舍每天晚上十点半关门，再不回去就要被锁在门外了。

她利落地收拾好东西，合上琴盖，准备回宿舍洗漱休息。然而当她走到房间门口，手握住门把手转动时，却发现门板纹丝未动。

路渺渺以为自己开门的方式不对，往另一个方向又转了几下，还是不行。怎么回事？门锁坏了？她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

路渺渺觉得不可思议，又转了转门把手，甚至拽了又拽，门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路渺渺无语，不会吧，真坏了？今天晚上要被困在这里了吗？

路渺渺不想被困，拿出手机打算向舍友求助，然而举到面前一看，黑屏，手机早已没电自动关机。

她白天军训根本没空玩手机，一定是未接通话打进来太多的缘故，这可真是祸不单行啊！路渺渺忍不住骂了句脏话，却毫无办法。

明月高悬，夜深人静，整栋大礼堂听不到一丝声音。

这里距离教学区和生活区很远，是学校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，平时很少人来，只有活动当天才热闹。尤其现在这么晚了，又是军训的节骨眼儿，本来就很少人的地方，更加人迹寥寥。路渺渺站在门口喊了几声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她的声音就像投进死水里，激不起浪花。

路渺渺不死心，双手拢在嘴边，期待哪个路过的好心人听到她的声音。

倒不是害怕在这里过夜，她小时候经常一个人睡觉，只是这里太冷了，她担心明天感冒。生着病还要训练，那种感觉实在不怎么好。

她孤独地喊了十分钟，外面还是没有人。

路渺渺放下双手，盘腿坐在门后，转头打量琴房的环境。窗户焊着铁网，房间位于三楼，根本没有跳窗的可能。她遗憾地收回视线，盯着门板，准备继续求救，还未张口，意外听见外面响起一阵缓慢平稳的脚步声。

声音由远及近，最后停在她这扇门外。大概是听到她的求救，门外人问：“谁在里面？”

来人声线略低，音正字晰，在落针可闻的走廊中骤然响起，像夜里迎面拂过的微风，轻附耳畔，宛如天籁。

路渺渺愣了一秒，猛地从地上坐起，刚要开口，又忽然冷静了下来：“你是谁？”深更半夜，这点安全意识还是有的。

门外还是那个嗓音，不紧不慢：“金融系，何知礼。”

路渺渺默默记下这个名字，放低声音，可怜地说：“我是哲学系的新

生路渺渺，不小心被锁在里面了，你能想办法救我出去吗？”

门外的人闻言，停顿一秒，伸手拧了拧门把，果真没拧开。

他问：“哲学系的跑这儿来干什么？”这里距离哲学学院十万八千里。

路渺渺说：“学校举办迎新晚会，我要给我们班当伴奏，听说这里有一台旧钢琴，我是来这里练琴的。”

门外的人一边听她说话，一边倒腾门锁。门锁是老旧的弹子锁，大概是里面生锈了，半天打不开，他倒也没有不耐烦：“有钥匙吗？”

路渺渺摇头：“没有。”她要是有关键就不会在这里了！

大礼堂有专门管钥匙的老师，从来不经学生的手，刚才路渺渺进来就是那位老师开的门。门外的人说：“等我一下。”

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过了一会儿，那人又回来，他隔着门说：“老师已经下班了，暂时拿不到钥匙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路渺渺有点失望，抽了抽鼻子说，“我好冷，而且肚子好饿……”

门外的人顿了顿说：“你后退一点。”

路渺渺抬眼问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他仿佛能看见她的动作，重复一遍：“后退，离门远一点。”

路渺渺将信将疑地后退三步，大约能猜到他要做什么，可是又有点难以置信。

他不会以为他能撞开这扇门吧？如她所想，门外安静片刻，果真传出一个剧烈的响声，“砰——”，被猛然踹开的门板狠狠砸向另一边的墙壁。

门板如同一张轻薄的纸，挂在门框上来回摇晃。

视野大开，豁然开朗。路渺渺惊讶地睁大眼睛，看向门外的人。

走廊灯光昏黄，映照出一个模糊的轮廓，只见他慢慢收起长腿，笔直地站在门口。眼前人五官长得很正，发如鸦羽，身姿挺拔，眉眼被光线削去棱角，乌沉沉的眼睛在黑夜中闪烁星芒。她看他的同时，他也抬起眼睛。

路渺渺很快整理好情绪，背上书包，迫不及待地想逃出这个鬼地方：“谢谢你。你是金融系哪一级的？改天我请你吃饭吧，你叫何知礼对吗？”

对方没回应，身躯却在一瞬间变得僵直，她也不在意：“我是哲学系

大一的，你如果有时间了可以去找我，我好好感谢你……”

直到她把话说完，对方也没有动弹，挺拔的身躯挡在门口，直勾勾地盯着她：“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”

路渺渺以为他想记一下她的名字：“路渺渺。”

他突然后退一步，抿起嘴唇，仿佛确定什么又想起什么，逸出一声短促而嘲讽的笑，然后转身，一言不发地大步离开这里，与刚才热情耐心的模样判若两人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路渺渺再也没有一个人去琴房练琴，每次都会请求舍友陪同。幸好那扇门没再出什么问题，一直坚持到他们军训最后一天。

军训结束那天，艳阳高照，晴空无云，S大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欢快的气息。

半个月下来大家都晒黑了不少，女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脱掉迷彩服，回到宿舍敷面膜，换裙子，迎接真正的大学生活。

路渺渺不急不缓地走在后面，旁边的谢家音计划着一会儿去哪里做全身SPA。“你去吧，我还有点事。”路渺渺把帽檐转到脑后，露出一张粉白细嫩的小脸说。

烈日仿佛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影响，那张脸蛋依旧白得令人嫉妒。

谢家音问：“又去练琴啊？”

路渺渺点点头：“对啊。”迎新晚会过几天就开始，她得多练两遍才放心。

“有什么可练的，我听你弹了那么多遍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保证能赢个满堂彩。我们明天就开始上课了，你就不想休息休息吗？”

路渺渺也觉得练了太多遍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从小受到的教育要求她万事必须做到完美。所以即便曲谱早就背得滚瓜烂熟，她也不能松懈。

拒绝了谢家音的邀请，两人一起走出操场。

操场的出入口正对着金融系的教学楼，楼前是S大的主干道，路旁栽满梧桐。正午，阳光刺眼，路上只有三三两两的学生，整条道路十分宁静。

谢家音说：“先去吃个午饭？这会儿食堂应该没什么人了，都怪你刚才走那么慢，小食堂的炸素丸子肯定没了……”

路渺渺笑着道：“大小姐整天吃海鲜燕窝，还会看得上我们学校的炸素丸子？”谢家音家里是开矿的，家境富裕，父母又宠她，要什么给什么，

导致她现在眼界甚高，一般的東西都看不上。

刚开学那几天她吃不惯学校的食堂，军训时硬生生饿晕了过去。路渺渺陪她打完葡萄糖，带她去西苑小食堂点了一道炸素丸子，从此她就对这道菜情有独钟。

“怎么，我想换换口味不行吗……”谢家音脸一红，伸手就要挠路渺渺的腰。

路渺渺侧身躲避，眼帘抬起，无意间注意到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的两个人。

枝叶葱郁，有丝丝缕缕的阳光从叶间泻下，温柔地投在楼前的台阶上。

左边的人穿着深灰衬衫，袖子平整地卷到小臂，露出一截小麦色的皮肤。手腕上是一块玫瑰色 Tank louis，手里随意扯着个文件袋，衬得那双手骨节修长，宽大好看。路渺渺一眼就认出他是那晚救自己逃出琴房的人，停下与谢家音的打闹，怔了怔，挥手远远地朝他打招呼。

自从那晚离开，路渺渺就再也没见过他。

她本想好好向他道谢，可是他一声不吭地走了，留下她站在原地莫名其妙。事后回忆了一遍，好像没有说错什么话？他怎么突然变脸了？

路渺渺猜测他有急事，没想到今天还能遇见，多少有些惊喜。

然而对方听见声音，视线往她的方向掠了一眼，连停留都不停，就平淡地转向别处。路渺渺举起的手停在半空。何知礼目不斜视，眼里似乎根本没有她的存在，走到教学楼前的停车场，掏出钥匙打开一辆车的车门，坐进去，开着车扬尘离去。

车上，高阳看着后视镜里的女孩子，兴趣盎然地问：“老二，刚才有个小学妹在冲你打招呼，你认识啊？”

何知礼看着路况，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：“不认识。”

高阳忍不住又多看几眼，啧啧称赞：“挺漂亮的，你不回应一下吗？”

“没必要。”他抬手松开一颗衬衫纽扣，踩了下油门，车子飞快地驶出S大校门，不再继续这个话题，“晚上在哪里聚会？”

路渺渺两次被忽视，多少有点奇怪。不等她想明白其中的细节，第二天就正式上课了。哲学系的课程生涩又复杂，老师刚讲完“大一”“小一”，

就有许多同学大呼听不懂。路渺渺倒不至于听不懂，只有几个专业名字听得比较吃力，晚上回宿舍一查，才知道什么意思。

她在本子上记下“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；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”，不知怎么，突然想起妈妈得知她选报哲学系时的表情，扯弯嘴角，剥了一颗巧克力填进嘴里。浓郁的香味在口腔化开，甜腻丝滑，融进心口。

她妈妈千方百计希望她学音乐，争一口气，可她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。

妈妈知道她被S大哲学系录取后气得到现在都不肯理她，可是她不后悔。她从小到大都按着她妈妈设计的路走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，这一次，她突然生出叛逆之心。虽然路渺渺对哲学也不太感兴趣，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，无论如何也甘之如饴。

或许是听到她的心声，不等她写完笔记，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

路渺渺看一眼，突然愣住，放下笔接起电话：“妈妈。”她以为她妈妈再也不会跟她说话了。

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平静的女声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这周末你外公过生日，我让司机去接你，你记得回牧兰道老宅。”

路渺渺疑惑：“外公不是下周末才过生日吗？”

“下周末日子不好，提前了。”

路渺渺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没什么反抗地道：“好的。”

静了一会儿，电话那边的人才问：“学校怎么样？”

她把桌上的书角一个一个抚平，斟酌语句：“挺好的，我们今天才开始上课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谢家音就从身后冲上来，挤到她书桌旁说：“渺渺，明天上什么课？借我看看你的课程表，该不会又有近代哲学史吧……”

路渺渺往旁边让了让：“没有，明天是高数课。”

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她隔着遥远的距离，都能感觉到那股陡然下降的气压。她的妈妈一句道别的话都没有说，就挂断了电话。路渺渺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，心情一松，又像是被什么东西挤着，喘不过气。

她把手机放回桌面，又剥了一颗巧克力，仿佛刚才只是打了一个极寻常的电话。

谢家音没有发现她的异常，一边抄课程表一边说：“对了，我刚才碰到班长，他让我跟你说一声，明天迎新晚会彩排，让你晚上八点到大礼堂去一趟……”

路渺渺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第二天彩排，班长特地向辅导员请了假，领着参加合唱的同学前往大礼堂。

S大最重视新生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迎新晚会弄得比过节还隆重。大厅张灯结彩，布置一新，就连角落也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架。

其他系的表演者已经早早到来，坐在后台化妆、换衣，背诵表演剧本。

哲学系的节目排在第十个，离他们上台还早，同学们纷纷找了地方坐着等候。路渺渺穿着雪纺，担心把裙子弄皱，也不敢坐，就站着用手机给外公挑选礼物。

舞台上的声音相继入耳，等路渺渺选好一套剔红的文房四宝，彩排已经进行到第八个节目。班长过来叫大家准备，她收起手机跟在人群后面，往舞台入口走去，手机铃声却毫无预兆地响了起来。

路渺渺以为是刚才预订礼物的那家店主打来的，拿出来一看，上面竟然显示着一个突兀的英语字母“C”。路渺渺几乎没有多想，伸手就按掉了电话，过了一会儿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铃声一遍接一遍，大有她不接就一直打下去的趋势，比她打疫苗那天还要执著。

铃声不大，在嘈杂的后台并不是很响亮，但是走在她前面的同学却听到了，回头好奇地看她一眼，大概是疑惑她为什么不接。

路渺渺只是笑了一下，却什么都没有解释。

“字母C”是她的前男友，陈尧安。路渺渺和他是 在一家餐厅认识的，当时他在相亲，路渺渺就坐在旁边的桌子吃饭。一顿饭下来，他对相亲对象兴致寥寥，却主动追出来要送她回家。

路渺渺曾经问他为什么，是不是看她长得很好看。

陈尧安笑着说：“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吃罗宋汤配白米饭。”

后来在路渺渺的连番追问下，他才坦白承认，确实是被她的容貌吸引。

当然，这很正常，美人做什么都非常可爱，换一个歪瓜裂枣的你再试试？

于是现在，这名被她容貌吸引的陈先生跟别人订婚了，未婚妻正是他上回的相亲对象。路渺渺并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，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果断地和陈尧安分了手，然后开学至今，从来没有接过他一个电话。

现在看着响个不停的手机，路渺渺不想引起更多的人注意，看了一眼前面的同学，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接起：“不约，不买安利，爱过，救我妈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那边明显愣了一秒：“渺渺，不要跟我闹脾气了，我们好好谈一谈……”

路渺渺歪着脑袋：“我为什么要和一个毫无关系的人闹脾气？”

“我和她订婚是父母的意思，你知道我喜欢的一直是你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路渺渺说，一边摩挲裙子上的百褶，“你和谁订婚都跟我没关系，我对前男友的婚恋史不感兴趣。”

陈尧安纠正她：“我从来没有同意分手。”

路渺渺低着头笑：“不分手，难道我要给你当小三吗？你打算一个月给我多少包养费？”

陈尧安似乎被她这番话气得不轻，半天才道：“如果你愿意，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……”

“是吗？那你先往我的账户里打一百万吧，女孩子的青春损失费很贵的。”路渺渺说完这句话，就毫不留情地挂掉电话。她想了想，又把对方拉黑，不带任何留恋。

陈尧安家境虽好，但也只是中等偏上，在郊区开了一家小的运输公司。一百万对他来说不是小数，否则他也不会为了投资费和另一位公司老总的女儿订婚。

路渺渺故意这么说，是因为明知道他拿不出。

她站在角落平复了一下心情，舞台上的节目正好落幕，他们班的同学正在准备上场，三角钢琴也被搬上舞台。路渺渺收起手机转身，准备过去和大家会合，余光一瞥，却猝不及防地撞上一双漆黑乌亮的眼睛。

何知礼站在舞台后门附近，身旁是两排堆得满满的衣架，隔绝了外面的吵闹喧哗。

他穿得比前天还要正式，白衬衫上打了一条藏青色领带，袖子没有卷起，规规矩矩地系着袖扣，左手小臂搭着一件西服外套，另一只手随意地插进口袋里，只是轻轻松松一站，就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感。

他盯着路渺渺，不知道在这里停了多久，又把她刚才的话听进去多少。

“现在的迎新晚会，什么人都能参加了吗？”何知礼看着她，刻薄而轻浮地说，每一个字中都藏着冷漠。

路渺渺想要踏出一步的脚停在原地，抬头看向他。

他只是移开视线，眼神冷得没有温度，可向上挑起的嘴角告诉路渺渺，那不是她的错觉，他在讽刺她。

为什么？因为听到了她的电话？可那眼里赤裸裸的厌恶，不像是仅仅因为这件事。路渺渺终于意识到之前两次他对自己的忽视不是错觉，而是“唯恐避之不及”。他讨厌她，理由呢？这难道不是他们刚刚第三次见面？

路渺渺踟蹰着踏出一步，刚要开口，一个同班的女同学急急忙忙找过来，说：“路渺渺，你怎么还没上场？大家都在找你呢！”

路渺渺的脚步微微一滞，抿着嘴角自然地转了一个方向，对那名女生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接了个电话。”

“快点吧，彩排马上就开始了。”女生一边走一边催促道。

路渺渺跟在女生身后，走了几步问道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女生疑惑：“哪个人？”

路渺渺指向身后：“站在衣架旁边，穿白衬衫的。”

女生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灯照不到的阴影下，一个修长的身影靠着墙壁，西装外套随意地搭在臂弯，手中拿着一个昂贵的打火机，拇指压着盖子一开一合，也不点烟，猩红的火苗一下一下照亮他的下颌，昭示着主人的心烦意乱。

女生红着脸收回视线，对路渺渺说：“你不认识他吗？他叫何知礼，是金融系的学长，今年大四了。”

路渺渺说：“大四的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”

女生说：“他最近在实习，学校邀请他回来作迎新致辞演讲，应该是有什么事吧。”